

编写成集，内容

宁夏的传说、俞樾

杞乡情奇

閻福壽 王非凡 宋福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NINGX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杞乡传奇

阎福寿 王非凡 宋福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NINGX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杞乡传奇 / 阎福寿, 王非凡, 宋福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5. 5

ISBN 7-227-02963-8

I. 杞... II. ①阎... ②王... ③宋... III. 民间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9609 号

杞乡传奇

阎福寿 王非凡 宋福著

责任编辑 王晓莺

封面设计 张宁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7.75

字数 170 千

版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2000 册

书号 ISBN 7-227-02963-8/I·757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阎福寿，笔名严岩，1934年12月生，宁夏中宁县人。现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特级作家。宁夏民间文学研究文艺家协会理事、吴忠市文联理事、《红枸杞》文学社副社长。出版了《宁夏的枸杞》、《枸杞情》等八部著作，还在专业刊物上发表了《宁夏甘草》、《我国古代土地的开发利用和管理》、《清水河琐谈》、《枸杞史话》等十余篇学术论文，在报刊上发表了《喜看三层楼》、《枸杞传说》近百万字。先后获得宁夏“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农林渔业部长期坚持农林渔业技术推广工作奖，银南地区文联长期从事文学艺术工作奖，吴忠市宣传部、吴忠市文联优秀文学艺术创作者等光荣称号。



王非凡，宁夏中卫县城人，原银南地区文联主席、宁夏作家协会原理事。创作的数十篇散文分别发表于《朔方》、《宁夏风情》、《云南民族文学》、《西北风情大观》、《宁夏青年报》、《银南报》、《吴忠日报》、《文苑》等报刊。由阎福寿策划、组织，由王非凡执笔，合作编著有《康熙访宁夏的传说》、《牛首佛光》、《俞益谟魂系牛首山》等。

● 阎福寿作品集 ●



科技论著



民间故事集



旅游集



文艺集



地方风物集



古迹集



地方志



旅游集

杞乡文化底蕴深
名人轶事出不穷
傳承全靠當心者
与时俱进再创新

余今晓甲申秋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余今晓同志
特为本书题词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福寿同志

宁夏书画院副院长柴建方同志在阎福寿同志
病重期间仍不忘写作而书。

杞乡国里尽朝晖
阁君椽笔奋力挥
倜傥潇洒抒豪情
茨园深处闪星辉

宁夏文史研究馆韩东同志曾多次帮助作者策划出书，对作者深为了解。在本书出版之际，有感而发。

杞乡老顽童 文坛一棵松

严光星

中国枸杞之乡的老作家阎福寿近期编著了《杞乡传奇》一书,我先睹为快。看完书已是深夜,透过阁楼的窗户望着天上遥远而又闪烁的一颗星,即兴题写:杞乡老顽童,文坛一棵松。

阎福寿同志的“色彩”很古朴,我称他为一棵松的原因是他的人生价值不完全在于文学创作的成果,还在于他的生命历程,在于他真实地为我们研究人性和杞乡人的风格提供了一个借鉴。这就像美国作家海明威笔下的海中老人,并未戴上大人物的桂冠,但他的拼搏精神与做人的风格都是令人称道、值得人们学习的。

当我的目光在人类的巨屏上扫瞄时,有一个现象吸引了我的双眸。全世界 64 亿人中,健康和疾病人口各占四分之一,其余人介于他们之间,而这其中老年人占有很大比例。有心理学家分析,老年人的“心病”和“身病”相比,在很多国家前者增长幅度大于后者,而在男性中,普遍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三种现象:青年浮躁上升,中年疲软加剧,老年忧郁多变。这就形成了许多作家瞄准的三个国际性文学话题:浮躁症、疲软症和忧郁症,而克服浮躁、走出疲软、解除忧郁就成了现在与未来具有世界意义的人性课题,把平凡而又古朴的阎福寿放在这个大环境里透视,是一件有趣的

人生解剖案例。

阎福寿笔名严岩、门三，是“中宁枸杞甲天下”的枸杞之乡点燃了他的70盏生命寿灯。穿越他的生命走廊，有三个形象标志：做人、喝酒、写文章。他19岁肄业于中宁中学初三，从事教育、宣传、农业行政工作40年，历任教师、校长、干事、秘书、副科长等职。他加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宁夏分会，担任宁夏民研协会理事、吴忠市文联理事、《红枸杞》文学社副社长，兼任吴忠市民研协会名誉主席、中宁民研协会主席、中宁县文协主席等。50年来坚持业余创作，发表散文、小说、诗歌、故事等近百万字，出版了《宁夏的枸杞》、《枸杞情》、《杞乡风情》等7部著作，获各种奖励20多项。前几年，我曾撰文描述过对他的印象：他是红枸杞文学的探索者，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和人生笔记为后人踏进红枸杞文学殿堂作出了宝贵的试验；他是黄河诗歌的实践者，将自己的智慧与汗水融汇于黄河的波涛中，从那美丽的浪尖上唱出了“我划小舟奔朝阳”的诗音；他是中宁民间文学的开拓者，从那古远的人生激流中采撷来了珍贵的文学花朵；他又是中宁历史的见证人和宣传人，在他文学的树枝上采摘到了历史结下的五色果。当把这些第一印象升华到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立体形象时，我仿佛有这样的幻觉：他是一棵树。那绿的叶与蓝天为人类点缀风景，那红的果抒写着生命孕育情爱的果实。现在我对他的印象进一步加深，从另一个视角看他，给予我新的启示，我感到他是杞乡文坛一棵松。他有“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人格，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奋斗不息。即使在病重期间，仍然耕耘不辍，是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的典范。他的做人原则

是自强自乐,个性特征是憨厚爽朗,开口说话掷地有声,放步走路腰直力速。即使现在腿脚不方便,走路点点晃晃仍能表现出他内在的刚强。前几日,我将自己刚出版的4部长篇小说集送他赐教,一见面他就爽朗地大笑着与我掰手腕。我忍不住窃笑,比他小20岁的我掰败他是易如反掌。谁知我用足了劲仍是败北。送我出门时,他点点晃晃,笑声朗朗,挥动着双拳像小伙子似的叫喊着:“自强自强,老来不慌……”招惹得我们大笑。告别他后,我暗自思忖:他家过去成分高,失学早,屡遭大难曾受屈辱,在生命线上苦苦挣扎,但为什么一直像老顽童一样爽朗乐观?我从酒场里解开了此谜。他一生喜爱喝酒,年轻时喝白酒,年老时喝枸杞酒。划拳时甩开膀子,放开喉咙“哥哥好、姐姐俏”的吆喝不断,不赖、不揣、不拖、不代。输时一声憨笑喝个杯底朝天,赢时一声爽笑说一段笑话。酒后关门写作,挥发酒性的余温。我这才明白:是天然的个性与人生的梦想像一对翅膀在他圆梦的空间里飞翔。

他从1952年开始写作,首先在《银川报》和《甘肃日报》上发表新闻文章,1959年在《宁夏日报》上发表文艺作品。“反右”斗争开始后,他担心写文艺作品容易犯政治错误,便改写科技文章。“文革”中编写民间传奇故事,改革开放后深入研究当地名胜及历史人物,撰写散文、随笔等。综观他的写作史,宁夏人民出版社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科技专著《宁夏的枸杞》,是他站在文学大门之外张扬故乡的第一声雄鸡报晓,门三这个笔名连同一首首小诗,是他燃烧在50年代的文学火把;散文《喜看三层楼》,是他60年代从枸杞园里飞出的第一声春笛;《黄河泛舟》是他从黄河

里采撷的文学浪花；面对 70 年代的“文革”风雨和黄河水灾，注目着狂热的风沙扫荡着苦豆草，他将深情的笔化作一溪清水流进读者的心田；跨进 90 年代，他与王非凡、宋福合作，为读者献上了《康熙访宁夏的传说》、《俞益谟魂系牛首山》、《牛首佛光》等书，反映了他对故乡的深层思考。

这部即将出版的《杞乡传奇》，是他从事写作 50 周年的纪念品，是歌唱故乡的代表作之一，约 17 万字。这些作品在充分挖掘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内容跨越性强，融思想性、文学性、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语言自然生动，丰富有趣，既能使人感到历史长河中的真实浪花，又能从中品味到深刻的文化底蕴。尤其是《康熙访宁夏的传说》内刊出版后，故乡人爱不释手，争相传阅，在北京居住的故乡老作家草沙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有的评论家认为阎福寿的作品可用一句话概括：真诚质朴，充满激情，富有底蕴。尽管有的作品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但整体上在枸杞文化的丛书中占有很重的分量，是了解宁夏文化与民俗方面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尤其对我的文学创作给予很多帮助和启示。我正是汲取了一些“原汁原味”，近几年中写出了《大官侠》、《天禅》等 6 部约 200 万字的长篇小说。此外对故乡青年的文学创作带来了不同形式的碰撞和影响。另外，他与王非凡、宋福合作得都很愉快。原银南文联主席王非凡的散文写得抒情优美，引人入胜，在与阎福寿合作的《康熙访宁夏的传说》中，能够取长补短，加深了作品的可读性和思想深度。他们阅历深刻，运笔老辣，是杞乡文化的功臣，从他们的合作过程中，也可以看到阎福寿的为人

品格。对于这部著作,我想读者自有公论,我不必过多赘述,但从中可以看出阎福寿的人生价值和“老顽童”个性。他最宝贵的价值还在于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一个人的天赋有高有低,机遇有大有小,环境有好有差,能力有强有弱,但只要坚定信念,锁定目标,锲而不舍,努力奋斗,终究会作出一番成就来。这不仅有益于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而且对于自己延续生命,提升素质,丰富情趣,张扬个性,都能散发出醇厚悠长的韵味。

30年前,阎福寿是我敬重的老师,他教我写作。今天他仍然是我敬重的老师,教我做人又作文。我衷心地祝愿他健康长寿,继续笔耕,使他“杞乡老顽童,文坛一棵松”的形象有一个近乎完美的定格。

他那一支笔与他那一片天

——忆与王非凡、阎福寿的友谊

杨森林

1974年1月9日,我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走出了鸣沙中学的大门,回到了生产队。迎接我的是要到七星渠上扒渠口,也就是当地人们常说的“扛大渠”。这在生产队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劳动,许多没念书一直在队上干重体力活的小伙子,提起“扛大渠”都会头皮发麻的,何况对我这种从小学一直念书到高中毕业的人呢?这也就是当时要对我们这些“知识青年”进行的“再教育”吧。既然如此,就是心中再有多少个不愿意,行动上还得认真对待。我找了一把新铁锹,打着铺盖卷,里面裹着些干粮,捎在自行车的后架上,和大伙儿一起骑着车来到了中宁县与中卫县交界处的马滩。

马滩是被黄河隔成的一个大大的孤岛,进滩的小道当时没有桥,只有用石头垒起的一个拦水坝,河水一大,就会漫上坝来,岛内人出不去,岛外人进不来。好在是严冬,河水不大,趟水也还能过得去,出入也还不是很麻烦。其他人一进岛,把铺盖往当地的社员家腾出的地方一扔,就围成一堆连呼带叫地打起了扑克,像是并没有多大的心事,只要能赢一局扑克牌,就会欢喜地喊叫大半天。可我说什么也没有玩的兴趣,心中琢磨着无论如何自己的将来也不能

成为他们的现在,就独自一人来到黄河边,看着河水静静地从东面流去,心中筹划着怎么样才能像这眼前的黄河水一样,冲出上面的山谷跃过眼前的浅滩,奔向远处的大海……在农村上一个高中可以说是千中挑一,好容易念到了毕业。但对一个农民子弟来说,念个高中反比不念更为痛苦——招工招干和推荐上大学,大都是从高中生中产生的,可你回到生产队表现平平,上面又没有能办事的要人走不上关系,这样的好前途说什么也是很难轮到自己的。而你高中毕业在生产队老是窝着出不去,不要说自己心灰意冷,时间稍一长,就连亲戚邻居都会看不起。琢磨来琢磨去,对于自己这种没有任何关系的高中生来说,唯一能靠得住的就是要落个好印象。有了好印象,就能为日后的出路打下个好基础,而要有这个好印象就得靠自己的实干!绝不能随波逐流地跟上眼前这些人去甩扑克牌。

这时候得到一个消息:上面要各公社抽一名搞宣传的人员。我是唯一的高中生,加上带队的又是我的隔壁老邻居,知道我还能写上几笔,就没叫我下工地,专门坐在房子里搞起了宣传上的写写画画,带去的铁锹也就没能排上用场。一般说来,在工地上搞宣传,能写写画画几下子也就可以了,可我总想把当时的宣传稿投给县广播站。当时想着,只要广播站能多多地广播,时间一长,不仅对工地上干活的众人是个鼓励,对人落个好印象也可能是个好机会。可马滩与中宁不是一个县,要从马滩这个孤岛往出寄稿件,到了中宁县广播站的时候,新闻也就变成旧闻了!我只好骑上自行车,从马滩趟水往中宁县城赶。当时还不敢向同伴们说明是到县广播站送稿件的,担心万一播不了,自己

脸上不好瞧。结果，恰恰就是我连送了三次稿件也没能播出一篇来！

第一次拿了三篇宣传稿件，接待我的编辑从头到尾看了好几遍，最后说：“用不成。”我十分着急地问他：“一篇也不行吗？”他十分冷酷地说：“一篇也不行。”我抽回稿子，一句话也没说，就赶快骑上自行车朝马滩往回赶。可我心中并不服气，没过三天，我又写了四五篇稿子，骑车给他送去了。他还和上次一样地从头到尾看了看，不紧不慢地说：“用不成。”这一次我仔细打量了他：此人话语不多，年龄在三四十岁。不管你再怎么说，他就是三个字“用不成。”你急了，他就说：“不着急，慢慢写，我这里稿子多着呢！”再看时，他桌子上的确堆着厚厚的几叠稿子。我对他说：“我是从马滩专门送稿子过来的……”他说：“知道呢。”然后才不紧不慢地对我说，那稿子应该怎么怎么写。第三次，我从马滩一下带去了十几篇稿子，而且形式多样。他一篇一篇地看着改着。我心想这次说什么也能播出了吧——至少总能播出一两篇吧！可他看着改完后，仍然像前两次一样地将我送给他的稿子全都交给我，不紧不慢地说：“你拿回去抄一下，好好看一看、想一想，再给我送来。”我真有些愤怒了：送了半天、说了半天、改了半天，还是一篇也播不出来呀！看看他桌子上放着的一些经他修改过的稿子，那上面红毛笔画了一大片又一大片的，可最后他还是写了一个字：“播。”可我的稿子他并没有画多少，为什么就是不轻易给我写个“播”字！他的那支笔真的就那么值钱、那么吝啬吗？什么叫惜墨如金，从这位老兄的身上我可真是开眼了！他笔下的那个“播”字，在当时真可谓一字千金啊：从马滩

到中宁县城，往返少说也有一二十公里的路程，中间还要胆战心惊地趟过那石坝上的黄河水，怕稿件播不出脸上不好瞧，我不得不像做贼一样地躲开人群，来来回回都急急忙忙地赶路，可他就是不给我轻易写下一个“播”字！

没办法，我就是再有多少个不愿意，当着他的面还得恭恭敬敬地接过被他改了个乱七八糟的稿件，回去还得按他说的去抄去写。站在今天的角度，说什么也不会去干那种“下三烂”的活：稿件播出后不给作者一分钱的稿费，最多在播出时加一个“某某通讯员报道”的小名，有时候他连这个小名也不给你加呢！唯一的安慰是能给你本印有“中宁县广播站”字样的稿纸。可当时为了落个“好印象”也只能如此啊！直到第四次，我按他的要求又用他给我的印有“中宁县广播站”字样的稿纸将那稿件一一抄写干净，再一次从马滩骑自行车送到他的办公室时，他从前到后又看了大半天，才在我的稿件上写下了他那一字千金的“播”字。

谢天谢地，总算能够播出了！那天下午，我没有急着赶回去，而是在中宁县城的街头来回转悠着，等着听当晚的广播（在中卫县管辖的马滩里听不到中宁县的广播）。可是，我从太阳没落山时就在县城的一个大喇叭下一直等到夜里，将中宁县广播站的所有节目全都听完，也没听见我的稿子，更没有听见我的名字！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不仅冻得人浑身发抖，饥饿也使我前脊梁贴在了后背心上了。记不清当时是怎么黑天半夜地摸回了马滩，只记得自己怀着满腔的怒火，趴在被窝里一口气写了一篇批判资产阶级官僚主义的文章，第二天一早又给他送了去。这一次，他只看了个大概，就连连称好，基本上没怎么动就在我的